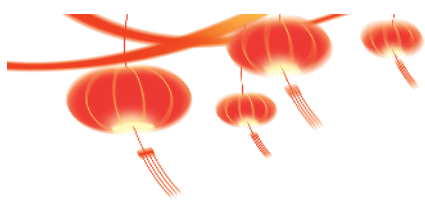


## 安康年 中国年

■ 张朝林



龙年安康的年味，亮在汉江两岸。亮化夜景安康，突出“繁花似锦·团圆安康”的主题，在各大公园、广场、景观节点、重要路段、高楼群体，安装造型各异、五彩缤纷的各色灯串、灯环、动态花灯、水纹灯、组合灯，点亮安康。

华灯初上，彩灯齐明，射灯旋转，网灯闪烁，汉江璀璨，美不胜收，是浮在汉江两岸的明珠，闪耀着节日的光芒；汉江一桥的绿化带金光闪闪，与两排桥灯和悬挂的“百福”红灯笼相互辉映，把汉江一桥装点成一条腾飞的金龙，在七彩斑斓的江面上蠕动。西津汉江大桥的三角形霓虹灯，波光闪耀，变幻莫测，与一桥一呼一应；安康博物馆的灯火，璀璨夺目，仿佛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在江水中晃动；安澜楼的花灯，变幻莫测，射灯、组合灯交织，守望着一江碧水。二黄广场、亲水广场、龙舟文化园、汉江公园里，霓虹灯灭，此起彼伏，宛如星海，飘飘渺渺。公园里环绕霓虹灯的雪松，圣洁的白塔，亭亭玉立，斑驳陆离；竹林里的霓虹灯，明明灭灭，宛如千只万只萤火虫飞舞；霓虹灯下的蜡梅，挂满一树奇形怪状的黄月亮，闪着蜡光。汉江从西津大桥开始弯出身段，到东坝大桥弯成一枚上弦月，左右两岸江堤彩虹涌动，恰似两道彩云，簇拥着月牙，红、黄、蓝、紫轮回变换的东坝大桥，掠过月牙，好似彩云追月。夜晚的汉江两岸，游人如织，踏着《幸福安康》的歌声，走进年味浓浓的江边。在大街小巷，风中的“年年有余”“吉祥龙”“百福”的红灯笼，飘出安康的幸福年。

安康的年味，美在大街小巷。大街小巷的十字街头、空闲地方，都摆满了花草。大黄蓝花卉相间，摆出“百福”的字样，白的紫的粉的郁金香簇拥在路边，向着腊月频频点头。汉江一桥、东坝汉江大桥北的转盘、十字路口立交桥，三角梅、映山红、迎春花、郁金香，风中摇曳，成为空中的大花篮，把安康年味的芬芳飘散。

安康的年味，艳在飘动的红春联、红灯笼上。文化广场、社区服务站，都是义写春联的场所，在中心广场，书法家们，饱蘸浓墨，挥洒毛笔，龙飞凤舞，春的韵味留在了大红纸上。红红的春联，铺满广场，挂满空中，广场上熙熙攘攘，有的蹲下来欣赏春联；有的手握春联，讨价还价；有的给书法家

们握春联、拉春联。白胡须老头，咬着烟袋，笑眯眯看着书法家写春联，刚刚写完最后一个字，老头抽出烟袋：“这副春联，咱上了！”

与春联黄金搭档的是红灯笼，家家户户都要购置几对大红灯笼，挂在门前，红半个庭院，年味就在大红灯笼上晃来晃去，给人喜庆的感觉。广场上的大红灯笼，挨着春联，挂在空中，圆的、方的、大的小的、鱼形的、心状的、龙样的，一起在空中摇摆。不知哪位的高手，把走进央视总台龙年春晚吉祥物毛绒玩具“龙辰辰”也编制灯笼，精美别致，趣味横生的“龙辰辰”微风里英姿飒爽、独占鳌头，她的下面围满人，大家都在凝望着古韵犹存、意气风发的“龙辰辰”不愿离去，争先购买，把吉祥带回家。

安康的年味，香在菜市场里。大大小小的菜市场超市里，都是人山人海，平时的菜市场超市里，肉禽蛋奶鱼就供应充足，春节期间更是琳琅满目，人们都要割点猪肉、牛肉、羊肉，都要买几条鲤鱼回家，最热闹的还是时令蔬菜摊，乡村里来的蔬菜，绿油油，新鲜，挂着露水，带着泥土，是抢手货，特别每到黄昏的时候，人们都涌入东坝大桥南岸的江堤上，这是自然形成的菜市场，来自江南北、大山小岭的乡村蔬菜，都汇聚于此，安康人看汉江、逛公园，都要到江堤菜市场逛逛，菜市场人声鼎沸，路灯闪烁，光影绰绰，韭菜、韭黄、芹菜、白藕、绿菠菜、红萝卜、紫包菜、青白菜，一摊一摊摆出来，任人挑选。坛子泡菜，汁红菜鲜，酸味扑鼻，一位顾客，捏起一枚绿辣椒，吸溜一声脸抽成了一个核桃，连声叫：“辣辣辣，美美美”，连忙买了几斤，笑眯眯说：“酸辣炒肚片，最美下酒菜”。一包一包的小麻辣辣片，黄中有红，红中有绿，一对年轻人不问价格就买了两包。

安康的年味，浓在花店和花卉市场里。物质生活极为丰富的今天，吃的穿的喝用的，天天都在过年。如今的年，把精神生活的享受放在头一位，美化生活、请花进屋、装点居室是安康人的首选，不必说大小花店接踵而至的买花人，单说安康大型花卉市场就足矣。香溪大道的花卉市场，顺路南一字排开，这里是鲜花的世界、芳馨的天下、根雕的海洋、盆景的聚合地，爱花的安康人，客厅、阳台、庭院本来就种满花草，过年了，觉得还不够，还

要把自己家里没有的花草买回来，装点新年，营造年味。花卉市场里，除了花草就是人，几对情人围在蝴蝶兰，讨教蝴蝶兰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店主讲得真切，买主听得会神，红的、粉的、黄的蝴蝶兰，在微风中也频频点头，一盆盆蝴蝶兰装进小车上，把前彩的生活拖回家。几个大老板，立在石雕盆景前多不走，仔细观看石雕盆景，那是一个仿照黄山迎客松锻造的盆景，主景是黄山、松树，高大的黄山立在玻璃缸中央，人工培植的松树，苍劲翠绿，惟妙惟肖，陪衬是小亭、小桥、流水、小瀑、白雾，祥云袅袅，把“黄山”“松树”吻得朦朦胧胧，时隐时现，特别是叮咚的泉水声，让人想到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句来。一位老板出高价买了这尊盆景，把祖国的大好河山缩影带回家过年。

安康的年味，飘在新农村的乡下。猪肉在熏，腊味幽香；年酒在烤，醇香四溢；豆腐在做，豆味悠长；卤锅在笑，肉香熏人；喜鹊在叫，喜气盈门。忙碌的老父亲把房前屋后、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新年。老母亲蒸好了花馍，炸好了江米条，做好了甜酒，甜酒窝子甜水盈盈的，满屋子都是香甜味，剥好鸡、炸好的鱼、蒸好的碗子、洗好的菜，都摆得整整齐齐。被子、褥子都浆洗干净，缝制好了，晒了好几个阳光，蓬松松的，等待他乡的亲人归来。老母亲总爱站在村头，手搭额头盖，望着路尽头。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外边的游子们，坐着飞机，乘着火车，骑着摩托，开着小车陆陆续续回乡下，迎在村头的孩童，扑进妈妈的怀抱，轻轻地捶打着母亲的胸膛，哭哭啼啼、踢踢腾腾撒娇一阵子，之后就搂紧母亲的脖子再也不松手。孩童的父亲，只有把小汽车、变形金刚、冲锋枪玩具拿出来，孩子这才松开母亲，朝着父亲跑来，亲亲热热好一会儿，便把玩具抱在怀里。老母亲喜盈盈：“快进屋里坐，外面风冷。”老父亲早已掏出中华香烟，抽出一支递给归来的儿子。

乡村中的年味，在一声一声的爆竹，一串一串的烟花炸响，炸出了“年在你家”的问候。乡村中的年味，提在孩子的手中，提着各式各样的红灯笼，在小河边、农场里、草垛旁晃动，嗷嗷的年味飞得很远很远。

临近春节，人潮涌动，年味越来越浓。人们的视界和听觉，明明朗朗感触到大地，从城市到乡村，一片欢腾和气氛，一幅安居乐业之景象。

走在城镇的街道，单位、住户早已是挂上了大红灯笼。大街小巷都是拎着大包小包购买年货的行人，脸上露出的笑容很是坦然。街边摊露出的笑容市场四周，到处可见大红灯笼、大小福字、年画农历、吉祥饰品物件；各种年货摊位、吃的用的、金银首饰等，一架架一柜柜粉墨登场。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中国人心里，春节是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承载着最厚重的情感；过年是人们的家国情怀和精神寄托，年味珍藏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今时代，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国力日益强盛，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因而过年的方式和内容，在不同时期却有着较大变化，年味也随着时代而有所不同。“年味”有时代的载体，“年味”有时代的理解，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年味”的感知也就不一样。

聚物“过年关”，困难时期的感慨。贫困时期，人们经济缺乏，手头没钱或缺钱；市场物资短缺，供给严重不足，平常温饱都难维持，生活过得很难。因此一年到头，人们都在为“过年”而积攒物资，人们叫“过年关”。每逢过年，不管家庭贫富如何，餐桌上的菜都比平常丰富得多，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也比平常好得多。这种岁月的过年，且能有几天饱饭吃，也能欢喜团圆一家人，那感觉就是等待的幸福。所以在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对“过年”集中聚富，而短暂享有丰富的快乐之感。

过年真的很好，是我们这一代童年的记忆。儿时的年，是自由的、热闹的，也是最期盼的节日。儿时的平日常里，不仅顿顿吃不好，更是常常吃不饱。但每当到了过年，就有白米饭还能吃饱，有鱼肉有豆腐更能吃好，而且还有新衣服穿；跟着大人走亲戚串门子，可以吃上心想的“美味”，还能得到一点压岁钱，也可以自由出门玩耍，能在大街小巷去放鞭炮看烟花。更为高兴的是，我们开开心心玩几天中，即使做错了点啥事，也不会受骂挨打，父母只是瞪一眼，然后一笑之了。因此感觉过年真好，是自由自在又香甜滋滋的年味，时刻记忆在心里。

简单的快乐感觉，是往日过年的心情。那时的年代，文化生活是早晚听广播，乡下平日常几个月才能看场电影，除此再无其它可言。唯有到过年，人们盼望的文化生活，才会多一些类型出现。人们的眼前，家家户户贴对联、挂红灯；大街小巷才会

有纸灯会、放烟花、猜谜语等民俗，才会有采莲船、扭秧歌、踩高跷、舞龙灯、耍狮子之热闹。这在过去，只要一年一次能吃饱眼福、看热闹、放心情，感觉是渴望的自由与快乐。因此，浓浓的年味，自然是与平常的冷淡比较而来。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生活开始好起来，文化娱乐形式也稍多了一些。传统的节日文化中，从腊月吃腊八粥开始，过年的习俗就开始隆重登场。扫扬尘，敬灶王，过小年，剪窗花，贴春联，祭祖先，团团圆圆，放鞭炮，磕头拜年等仪式家家可见，磕头就喜气洋洋；再加上电灯普及，各种彩灯五光十色，灯会与民俗表演更加丰富，渲染了年的气氛，强化了年味色彩。这样比较出的丰盛过年，自然令人们感觉喜庆和美好。

当今的新时代，天天似乎都是浓浓的年味，过年的表达方式既改变又提升了。社会发展，物质丰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吃饱吃好穿暖穿美了，这平常恰似往日过年。文化生活也一样，从春晚成了全国人民的狂欢之后，各种文艺节目置于影院、电视、电脑、手机中，广场、高楼、街口的LED显示屏，影像音乐随时随地可欣赏观看，新潮又方便。传统文化，少量形式有保留，大多变换了表达方式。比如过年花灯，由众多LED灯制作，过年亮起五光十色的大型灯组；不仅让街巷有“夜如白昼”之景，更让路桥村道的彩灯高照。传统的燃爆竹声，在改变后生态文明；人们除夕祭祖，采用鲜花代替烧纸；拜年不再磕头鞠躬，而用微信转发个美图，或者互连链接个恭喜信息热问候。这便是数字化的过年惊喜，信息化的欢乐年味。

如今谈年味，较之传统意义上来讲，似乎是淡了。但从实质上讲，当代过年的形式和内容增多，年味应该更浓厚，充满了智能化的韵味味道，数字化的美学科幻。智能餐桌上的佳肴，有了量与质的变化，年味更加精致浓香了。南来北往“回家过年”的春运潮流，人人脸上写满了团圆的喜悦；城镇乡村家家门前阳台上，被转着喜庆的红灯笼；中老年人也在这个时代，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心中体验是格外兴奋；孩子们看动画、玩电动变形玩具，那兴致的笑声格外爽朗；旅游过年渐成新潮，人们在大好河山中感知人类文明的春光。

时代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过年的形式必然与时代同步前行。民俗文化浸润着民族的优良基因，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其精髓的时代韵味，用其鲜活的时代表达，年俗更充满生命力，年味更馨香浓厚。

## 时代的年味

■ 陈绪伟



## 最是难忘馍花香

■ 柯贤会

俗话说：“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临近新年，秦巴山区的村庄处处弥漫馍花香，家家户户蒸馍做馒头拉开了序幕。

蒸花馍的头天晚上，母亲把上次蒸馍留下的酵子取出来，用菜刀捣碎，掺在面粉里，温开水和匀，放在温暖的土灶头，等待发酵。然后就忙着洗刷蒸笼，再将萝卜、葱根和生姜等馅料清洗干净，为蒸包做准备。

到了翌日早上，再继续用上面面粉，继续放在灶头发酵。差不多天黑时，面团又一次发酵鼓起，俨然似鼓起的棉球，外面光滑，里面呈蜂窝状，这时就进入蒸馍一级准备环节。

母亲将发酵的面倒在案板上开始反复揉搓，这可能是需要功夫的，一般要揉四次，最后成为洁白的发光面团，而母亲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接着就是将面做成花馍，我和弟弟妹妹也加入这个环节中，老家的花馍一般有油旋子、包子和各种馍花，做油旋子是把面捏成一个圆筒，上面抹上猪油、苜蓿、草果、葱花等，卷成圆筒，按一下就成了花状了，做包子是把小面团放在手心，上面放豆腐、萝卜、粉条、葱等，再把面饼四周捏紧就可以了。我们最喜欢做的就是花馍了，飞禽走兽、花草虫鱼、装饰纹样，各种形状，随意发挥，应有尽有。

花馍做好，就是上笼蒸馍，蒸馍的火候极为讲究，先是大笼蒸馍，到蒸馍的四周冒汽，才开始慢火烧。那时候农村很少有钟表，母亲就在蒸笼上放半碗水，等到水有点烫手，就可以揭出锅了。

打开蒸笼，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花馍，光鲜地呈现在眼前，原来的花馍个头变魔法似的蹭蹭涨大了将近一倍，此时馍说着急，还要点花。我们就用前面开十字的甜秆秆，蘸着五颜六色的颜料水，快速点在花馍上，便迫不及待地将母亲先出锅的花馍揭一下，以免沾在蒸笼上，等完全凉好之后，就装进饭柜里，平时我们是吃不到的。

老家的花馍，采用当地上等小麦的第一道面粉，蒸馍是用纯酵子蒸的，面被揉过多遍，又是柴火蒸的，蒸出来的馍又大又白又胖，吃起来甜丝丝的，非常筋道好

吃。大年过后，乡亲们便开始走访亲友。那时几乎没有交通工具，全靠步行走路。我记得，每年正月初一，父亲用一块四四方方的花布，包着二十个花馍，再配点白糖、白酒之类的，总拿着礼物，让我和弟弟妹妹穿上新衣服，带着压岁钱，给外婆和舅舅拜年。那时候我们小，拿着这些东西感到很是吃力，从崎岖的山路翻过一座大山，费了很大的劲才到达目的地。如今想来，小时候拜年是一件多么劳累并快乐的事情，在舅家我们尽情地玩耍，不用考虑写作业、放牛和干农活，那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

春节一过，麦地里的荠菜也长出来了，母亲就让我跟别的小伙伴一块下地挖荠菜或者薅麦草放牛。我们几个小伙伴，仿佛商量好似的，下地之前，都偷偷地从家里拿一个蒸馍，以备饥饿之时充饥。

到了地里，挖一会儿荠菜或薅一会儿草之后，我们就坐在麦田里，拿出了篮子里的蒸馍开始吃。这个时候，蒸馍已放置多日，变干变硬，馍粒几乎是粉状，嚼一口不小心就变成馍渣，但是，嚼在嘴里，清香甘甜，越嚼越有味，直到在嘴里嚼得湿软，接近糊状才下咽。由于太小，又没有水，有时噎得直瞪眼，但还是小心翼翼地嚼，生怕馍粒掉落。在那个年代，白面馍对我们农村孩子来说，就是面包，就是点心，就是蛋糕，就是最开心的零食。

蒸“花馍”，后来随之演变为人生礼仪、岁时节日等民俗活动中馈赠、祭祀、庆典、装饰的礼仪或标志。始终与人们日常生活习俗紧密相连，它广泛用于节日、婚嫁、寿诞、丧葬、上梁、乔迁等民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之中，是民俗礼仪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仪式内容。它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品，但又与各地风俗人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种长久积淀而成的极有代表性的地方民间文化。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随着改革开放，华夏大地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不再为吃穿发愁，年货也各种各样，琳琅满目，拜年习俗丰富多彩。老家过年蒸花馍拜年的习俗几乎消失殆尽，但是那股馍香那种淳朴的年味，却永远铭刻在记忆里，珍藏在心中挥之不去！



幸福安康

龙辰辰送福

龙年吉祥(剪纸)

曹晓琳 作

### 小年

一到腊月，乡村就早早地拉开了年的帷幕。忙碌的身影在院落穿梭，乡亲们“您家年货办好了吧！”的问候此起彼伏。但真正迈进年的大门，却是小年。

小年习俗有两个：扫年和祭祖。所以说，想进了实质的年，要经过小年这扇门。只有到了小年这天，年才算算是真的到来。

又逢小年。腊月二十三，乡下人该扫尘、清洗器具准备过年了，祭灶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去了……凝望着家乡的方向，小年的印象逐渐在心里鲜活起来，奶奶那堆满皱纹的笑脸盈盈地展现在眼前。

祭灶，祭送灶神上天，汇报人间一年的总结。在灶台上摆好糖果的供品，请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以保佑下界平安。犹记得，小时候，家里曾如此恭恭敬敬地祭灶。如今村里留守的多是暮年老者，祭灶的人越来越少，家乡过年吃灶糖和打房屋习俗仍盛行。

扫年，实际上就是大搞家庭环境卫生。在灶上家家户户开始扫房擦窗、清洗衣物，刷洗锅碗瓢盆，实施干净彻底地卫生大扫除。把陈旧的东西一扫而光，清扫陈年积垢，也指旧岁中遇到的不快，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

小年了。时光，淡淡而行，岁月，静静而过。一种平凡而简单的幸福，油然而生，这幸福，来自对明天生活的向往，来自亲情的温暖，来自家人团聚的喜悦。

这美妙的年份，打开了一幅幅优美的画卷，也撩开了人们淳朴的心灵。过年的魔力，似一个精灵，又如一张巨大的网，将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圈了回来。他们不远万里也要赶回家里，不为别的，只为那相聚的幸福时刻。

### 团年饭与中国情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句话相信在农村习俗都会体会，不说百里，在五里之外的农村习俗会出现大的不同。

除夕，俗称过年，是辞旧迎新的时刻。每逢过年，就是千家万户团圆的日子，无论离家多远，都会赶回家吃年夜饭。一桌年夜饭，浓浓中国情。大年夜丰盛的菜肴摆满一桌，阖家团聚，品尝心头春意盎然，年夜饭更是代表着一家团团圆圆，辞旧迎新的跨越。

腊月的各家各户，照家乡的老规矩，除夕天还未亮，就开始进入繁忙中，煮肉、洗菜、张贴年画和对联，但重点是准备年夜饭——无非是猪、鸭、鸡、鹅肉，买的是一些水果之类的，处处欢天喜地，个个脸上洋溢着高兴和等待团圆的时刻。无论农历年份的气氛怎样式微，一家人吃年夜饭的传统习俗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不管怎样忙，大家还是愿意择日择时，挤个时间出来。事实上，大节日的家庭共餐是超越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它属于人性的基本渴求。

除夕的早晨，太阳懒洋洋的，但觉得格外温暖，树上雀儿叽叽喳喳，交头接耳地报喜。土狗们踮着东家去西家，似乎也忙得不亦乐乎。这家的游子，那家的闺女，游子归来，处处欢声笑语响彻山村的小院。我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跟本家叔叔们一同团聚，感受故乡浓浓的年味。

故乡的团年饭，等到众兄弟从祖坟上挨个送完亮回来，团年饭才正式开始，吃年夜饭是为了祈求，团年饭才正式开安度过农历的最后一夜。因为每年的除夕夜，人们为了守年，家家户户会提前做好晚饭，然后在道场边点一堆用青竹燃烧的火糍，伴随着噼里啪啦声，在屋里屋外一片灯火通明，爆竹连天的氛围中进行。这顿

晚餐办得超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团圆，还要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保佑一家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年。

我家的团年饭，要讲究的规矩甚多，首先要凑成十二道菜，象征着四季平安；分别是鸡、鸭、鱼……依稀记得，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婶子做团年饭绞尽脑汁。爷爷奶奶岁大了，牙齿不好，菜都要煮得烂些才行，鸡鸭鱼肉样样俱全，少一样爷爷、叔叔就会不高兴，说什么，缺一样，缺一年。青菜必盛满碗，寓意一年清吉，身体健康，诸事顺利。哎哟，做个团年饭，不简单哟！吃团年饭的时候，一家人不能随意走动，中途不能离席。记得我儿时，根本坐不住，好在爷爷虽然心里不高兴，还是会打圆场地说：“小孩子百无禁忌，去玩吧！”

团年饭，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吃什么，而是什么人吃。一家人是必然的，所以吃团年饭一定要等，等齐人，然后在长长的鞭炮声中，一张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分享食物，共聚天伦。我举起酒杯，向叔婶倒酒，并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以报答老人们对我们已准备好的养育之恩。

是啊，一年到头走得再远，千金难换家乡味道。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吃出家的味道，吃出幸福的味道。一年一度的团圆饭体现出中华民族家庭成员的互敬互爱使家人之间的关系紧密。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年夜饭早已超出了“吃”的范围，而在于那份人与人之间的温馨和关爱，也就是对传统习俗的重视。大家聚在一起吃的好东西吃一顿，在农耕时代，既是对一年的留恋，也是对一年新的祈盼。

一桌年夜饭，浓浓中国情。如今物质极大丰富，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层出不穷。吃年夜饭，人们祝福着来年的风调雨顺和美好生活，翘首期盼着生机勃勃的春天的到来。